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PLATONOV SHORT STORIES

美好而狂暴的世界

普拉东诺夫小说

● 徐振业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经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普拉东诺夫小说

Platonov

美好而狂暴 的世界



◎ 徐振亚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好而狂暴的世界 / [俄] 普拉东诺夫著; 徐振亚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1

ISBN 7-5339-1696-4

I. 美... II. ①普... ②徐...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6110 号

美好而狂暴的世界

作者: [俄] 普拉东诺夫

译者: 徐振亚

责任编辑: 肖 马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印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200000

书号: ISBN 7-5339-1696-4/I·1488

定价: 21 元

编辑手记

打开安·普拉东诺夫的小说，想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死前一年，即一九六七年抱怨道：“假如像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之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

普拉东诺夫惯以象征和暗讽的方式，表达出自己对革命、人与自然的冲突等复杂而深邃的思考。在中篇小说《基坑》中，人们的挖掘欲望所通往的是双重的无望：向下的虚空和向上的虚妄。向下的不停挖反而将贫农、中农和出身雇工的无产阶级带入地层深处，带入更黑暗的部分。向上突人即企图在现世的、整个社会组织的层面上实现彼岸的千年王国——一座人人即将搬入其中的臆想中的共产主义大厦——其结果却是古拉格集中营。他们不停劳作，共产主义大厦却始终没有建起一砖一瓦，他们拼死拼活所得到的只是越挖越深的基坑。

普拉东诺夫的叙述颇有现代意味，简洁中又带了那么点戏谑的成分。当人们在乌托邦之梦前，将宗教般的狂热与真理相提并论，当我们再也不需要谎言，再也没有时间在风花雪月中逍遥，渴望在真实中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像普拉东诺夫这样还能够保持冷静旁观的笔触，至少还能挑亮真实的灯捻，给那些失去方向的人们一些智慧的光。

浙江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精品书廊

经典印象

第一辑

麦琪的礼物	[美]欧·亨利
百万英镑	[美]马克·吐温
热爱生命	[美]杰克·伦敦
红死魔的面具	[美]爱伦·坡
黑暗深处	[英]康拉德
狐	[英]劳伦斯
圣诞颂歌	[英]狄更斯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英]莎士比亚
卡门	[法]梅里美
最后一课	[法]都德
茶花女	[法]小仲马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歌德
茵梦湖	[德]施笃姆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地利]茨威格
变形记	[奥地利]卡夫卡
初恋	[俄]屠格涅夫
伊泽吉尔老婆子	[俄]高尔基
盲音乐家	[俄]柯罗连科
摩哈摩耶	[印度]泰戈尔
佩德罗·巴拉莫	[墨西哥]胡安·鲁尔福
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屠格涅夫散文诗	[俄]屠格涅夫
高尔基散文	[俄]高尔基
卡夫卡散文	[奥地利]卡夫卡
劳伦斯散文	[英]劳伦斯
泰戈尔散文	[印度]泰戈尔
尼采散文	[德]尼采

第二辑

莫斯比的回忆	[美]索尔·贝娄
菲雅尔塔的春天	[美]纳博科夫
今天过得怎么样	[美]索尔·贝娄

九故事	[美]塞林格
米格尔街	[英]奈保尔
抵达之谜	[英]奈保尔
都柏林人	[英]乔伊斯
儿子的否决权	[英]哈代
墙上的斑点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另外那个女人	[英]多丽丝·莱辛
羊脂球	[法]莫泊桑
有轨电车	[法]克洛德·西蒙
玫瑰花的奇迹	[法]让·热内
局外人	[法]加缪
惊马奔逃	[德]马丁·瓦尔泽
雪国	[日]川端康成
砂女	[日]安部公房
米佳的爱情	[俄]蒲宁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俄]契诃夫
美好而狂暴的世界	[俄]普拉东诺夫
石榴石手镯	[俄]库普林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俄]皮利尼亚克
红色骑兵军	[俄]巴别尔
小径分岔的花园	[阿根廷]博尔赫斯
文化与价值	[奥地利]维特根斯坦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

哈姆雷特	罗密欧与朱丽叶	[英]莎士比亚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法]巴尔扎克
简·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
红字		[美]霍桑
苔丝		[英]哈代
红与黑		[法]斯当达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
包法利夫人		[法]福楼拜
安娜·卡列尼娜		[俄]托尔斯泰
珍妮姑娘		[美]德莱塞
死魂灵		[俄]果戈理
一生		[法]莫泊桑
罗亭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傲慢与偏见	[英]奥斯丁
鲁滨逊漂流记	[英]笛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俄]奥斯特洛夫斯基
飘	[美]马格丽泰·密西尔
童年	[俄]高尔基
泰戈尔诗选	[印度]泰戈尔
普希金诗选	[俄]普希金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查询电话:(0571)85178421

E-mail: abcdxyz8@mail. hz. zj. cn



CLASSIC IMPRESSION



主編 宋兆霖

ISSN 1000-001X

目 录

- 格拉多夫城 / 1
美好而狂暴的世界 / 38
弗罗 / 53
七月的雷雨 / 78
回归 / 99
第三个儿子 / 127
基坑 / 134
译后记 / 266

格拉多夫城

—

格拉多夫城的英加雷切夫、捷尼舍夫和库古舍夫这三大贵族世家是史书上称作莫尔多瓦大公的鞑靼大公和贵族的后裔，格拉多夫的农民至今还记得他们。

格拉多夫离莫斯科五百俄里，但革命还是向这里一步步逼近。自古以来就是世袭领地的格拉多夫省很长时间都没有向革命屈服：直到一九一八年三月才在省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在各个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已经是秋末的事情了。

这不难理解：格拉多夫有大量黑帮分子，这在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光圣徒的干尸就有三具：穴居修道士叶夫菲米、不喜女色的彼得和拜占庭人普罗霍尔。此外，这里还有四口能治病的咸水井和两个能预测未来的老太婆，她们活着的时候就躺在舒适的棺材里，单靠酸奶油为生，闹灾荒的那几年她们就从棺材里爬出来到处行骗。大家都忘记了她们是圣徒，因为那时候人们都在为生存而四处奔波，忙得顾不上这些了。

一位路过的科学家告诉当局，格拉多夫城位于沿河的台地上，当局为此还专门发了个通告。

日玛耶夫卡河穿过格拉多夫，滋润着这座城市——小学课本里就是这样说的。但是这里的夏天十分干燥，孩子们也从没有见

过日玛耶夫卡河滋润格拉多夫的景象，因此他们弄不明白课文。

城市周围有几个小镇，那些祖祖辈辈住在格拉多夫城里的市民骂住在小镇上的人是无赖，因为那些人不再种地了，千方百计地想到政府部门捞个一官半职，而在过渡时期，即没有谋到职务之前，他们往往从事修鞋、蒸馏焦油、贩卖黑麦之类的小本经营。不过，格拉多夫城全部生活的问题也出在这里：镇子里的人步步进逼，渐渐夺走了城里人的饭碗，而格拉多夫城里的人觉得受了欺负，竭力排斥那些乡下无赖。因此，每年三一节、尼古拉节和主显节，城里人和城外之间总要发生斗殴。而吃皇粮的城里人都很瘦弱，始终打不过吃饱喝足的乡下人。

如果你不坐火车而是走土路到格拉多夫，那你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城里：先是一片片农田，继而是一间间用泥土、麦秸和树条盖的农舍，接着是一座座教堂，最后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广场。广场中间是个大教堂，教堂对面是一幢两层楼房。

“这城在哪儿？”来人会问。

“这不就是城么！”马车夫准会这样回答他，而且指给他看那座老式的两层楼房。楼房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格拉多夫省执行委员会”。

集市广场边上，还有几座千篇一律的官府式样的房子——里面也是那些必不可少的省府机关。

格拉多夫城里也有几幢比农舍漂亮的住宅，屋顶是铁皮的，院子里有厕所，临街的一而有小花园。有几家还有小果园，果园里栽着一棵樱桃树和一棵苹果树。樱桃用来做露酒，苹果则渍起来。

这些住宅里住的都是职员和粮食商人。

夏天的傍晚，城里回荡着教堂的钟声，缭绕着茶炊的袅袅青烟。

城里人的日子过得优哉游哉，他们无须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

操心。他们遵守省里的各项规定，工作勤勤恳恳，但是缺乏劳动的激情。他们做买卖都是小本经营，决不冒险，但是挣的钱总能养家活口，不愁吃穿。

这座城市没有自己的英雄，大家毫无怨言地一致拥护有关种种世界问题的各项决议。

也许，格拉多夫有过英雄，但是严格的法规和相应的措施把他们全部扼杀了。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无论上面给多少钱，这个了无生气、屡遭匪患、遍地牛蒡的省份没有任何起色。

省里的领导到莫斯科向政府汇报说，虽然说不清去年的五百万农业拨款是怎么花的，但这五百万肯定会产生效果：这笔钱反正花在了格拉多夫省，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将来会有结果的。

“说不定十年之后，”格拉多夫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说，“我们那儿的黑麦壮得像车辕，土豆大得像车轮。到那时候就会知道这五百万是怎么花的了！”

事情是这样的。格拉多夫省因为干旱而发生了饥荒，为了赈济灾民和修建特殊的水利工程，上级拨下来五百万卢布。

格拉多夫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开了八次会：这笔钱怎么花？这个严肃的问题讨论了整整四个月。

区别灾民和非灾民的根据是阶级原则：那些既没有牛也没有马、现有牲畜不超过两只羊和二十只鸡（包括公鸡）的农民才能得到救助；其余那些拥有一头牛或一匹马的农民，经过科学鉴定他们的身体确实出现饥饿症状的时候，才给予一定份额的粮食。

科学鉴定饥饿标准的工作由兽医和乡村教师担任。后来，格拉多夫省执行委员会还详细制定了一个《关于我省某些地区局部歉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农民经济的恢复、巩固和发展的调查报告》。

除了食物赈济，还决定开始水利工程建设。成立了一个招聘技术人员的特别委员会。结果连一个技术员也没有招到，因为要打一口农用的水井，技术员必须通读卡尔·马克思的全部著作。

该委员会断定，全国的市场上都招不到这样的技术员，于是根据某人高明的建议，决定把这些工作交给原来的那些战俘和农村里自学成才的人，他们不仅能筑田埂或者挖水坑，而且还能修钟表。招聘委员会的一位委员还大声朗读了一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名叫米基什卡的农奴造了一架飞机，他驾驶着这架飞机给伊凡雷帝做表演——他用这个例子使委员会完全相信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身上蕴藏着无穷的潜力。因此，委员会断定，上级拨给省里用于跟歉收作斗争的这笔款子将有助于“开发、利用、统计以及今后重新利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内在智力，从而使我省的水利工作产生间接的文化效益”。

总共筑了六百条堤坝，打了四百眼水井。没有用过技术人员，也许用过一两个。没到秋天，这些堤坝就被夏天的几场小雨冲垮了，而那些水井几乎都是干的。

不仅如此，“输入”农业公社开始建造一条十俄里长的铁路。这条铁路要把“输入”公社和另一个“信仰、希望、爱情”公社连接起来。“输入”公社有五千卢布，这笔钱本来是用来灌溉果园的。结果铁路没有建成：“信仰、希望、爱情”公社因其名称问题而被省里撤消了，而“输入”公社派到莫斯科用两百卢布购买火车头的那个管理人员不知为什么竟然再也没有回来。

另外，几个工长还擅自动用两百卢布造了八架运送邮件和干草的滑翔机和一架用湿沙作动力的永动机。

二

伊凡·菲多托维奇·施马科夫到格拉多夫是带着明确任务的——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并使省里的各项工作健康发展。施马科夫三十五岁，因为奉公守法并且具有行政管理本能而颇负盛名，受到最高国家机关的赏识并被派到重要的负责岗位上。

施马科夫所考虑的，恰恰就是他所了解的格拉多夫现状。他只知道格拉多夫是个暮气沉沉的城市，那里的人们在稀里糊涂混日子，连肥沃的黑土地也寸草不生。

在抵达格拉多夫前两小时，施马科夫顺便在一个车站下了车，朝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提心吊胆地赶紧在小店里喝了点伏特加，因为他知道苏维埃政权不喜欢伏特加。他走过阴暗的无处栖身的车站大厅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种寂寞而不安的特殊感觉。三等车厢里坐的是失业工人，他们在吃廉价的灌肠。孩子们在哭闹，他们的哭声更增添了惊恐不安的气氛和无助的怜悯感。小功率的机车发出一阵阵凄凉的吼叫声，正准备穿越那人烟稀少、贫困荒凉、秋风萧瑟的旷野。

乘客们好像不是生活在自己的祖国，而是在另一个星球上旅行；人人都在自顾自地吃东西，不愿让邻座分享，但大家还是紧紧地挤在一起，在这可怕的交通线上彼此寻找着保护。

施马科夫走进车厢，点燃了一支烟。火车启动了。一个卖苹果的乡下女人慌慌张张跳下火车，她因为多找了一位乘客几分钱而耽搁了。

施马科夫因为路途遥远而气得啐了一口，然后坐了下来。窗外，一个小镇的一间间农舍迅速掠过，一座磨坊正不紧不慢地转动着破旧的风轮，艰难地磨着粗粮。

一个小老头正在给坐在旁边的几个旅客讲笑话，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不住催促他：

“那个莫尔多瓦人后来怎么了？”

“那个莫尔多瓦人很有钱，”老头说，“莫尔多瓦人招待俄罗斯人好好吃了一顿，给足了他面子。俄罗斯人对莫尔多瓦人说：‘我现在很穷，等我发了财，一定请你来做客。’”

“莫尔多瓦人是怎么回答他的？”

“莫尔多瓦人就是等呗！过了一年，两年，后来又过了两年。那俄罗斯人还是没有发财，而莫尔多瓦人还在等——那俄罗斯人什么时候请他去做客啊？莫尔多瓦人苦苦等了四年，他想起了那个俄罗斯人，就去找他。一走进茅屋……”

“是那个俄罗斯人的家吧？”

“当然是俄罗斯人的家，你听我说就知道了。俄罗斯人一把摘下莫尔多瓦人的帽子，一会儿挂到这个钉子上，一会儿又挂到那个钉子上，一会儿又换到了另一个钉子上。‘你这是怎么啦？’莫尔多瓦人问他。‘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俄罗斯人回答。‘这样表示尊敬？’‘当然是尊敬。’莫尔多瓦人在一张空荡荡的桌子前面坐下来，看究竟怎样招待他。这不，俄罗斯人拿来一个坛子。‘喝吧！’俄罗斯人说。莫尔多瓦人端起坛子，他以为是什么饮料，其实只是一坛清水。莫尔多瓦人喝了几口。‘够了，’他说。‘喝吧，’俄罗斯人说，‘多喝点，千万别让我生气。’莫尔多瓦人当然是个懂礼节的人，只得端起坛子再喝。没等他喝完这一坛，女主人又提来了一大桶，男主人从桶里往坛子里灌，灌满了又请客人喝。‘甭客气，’他说，‘看在上帝分上，多喝点！’莫尔多瓦人喝完了三桶水才回家。‘俄罗斯人招待得怎么样？’莫尔多瓦人的老婆问。‘挺好，’莫尔多瓦人回答，‘幸好喝的是水，要是酒的话早就喝死了——我喝了整整三大桶……’”

火车隆隆前行，施马科夫迷迷糊糊睡着了，再也听不见老头在说些什么。他做了个噩梦，梦见铁轨不是铺在地面上，而是铺在用虚线标出的地图上，也就是属于间接控制。施马科夫嘟嘟囔囔说了几句梦话，然后就醒了。那小老头连同他装食品的袋子不见了，坐在他那位子上的一个共青团员正在做宣传：

“宗教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种事为啥还要经过法律呢？”那个刚才还在议论萨拉托夫和拉宁堡粮价的陌生人刨根究底地问。

“我来告诉你吧！”年轻人说着脸上露出老年人的那种漠然的笑容，显然在对听众表示一种怜悯。“让我详详细细地说给你们听吧。因为宗教就是滥用大自然！明白了吗？事情很简单：太阳晒熟牛粪，先冒出臭气，再长出青草。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来的——很简单……”

“请您原谅，共产党员同志，”还是那个熟悉粮价的陌生人怯生生地说道，“假如把牛粪放进炉子里，再点上柴火，既有热又有光，您看牛粪还能长出草吗？”

“那还用说，当然能长出来！”学问很深的年轻人回答说，“炉子也好，太阳也罢，反正都一样……”

“放在火坑上也行吗？”陌生人巧妙地问道。

“那是明摆着的，可以！”共青团员肯定地说。

“请您告诉我们，共产党员公民，”说话的是个出差到科兹洛夫屠宰冷藏联合企业的人，他的声音有点嘶哑。“听说要拦住第聂伯河淹没波兰，真有这回事吗？”

这位无所不知的共青团员一下子来了劲头，开始大谈他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有关第聂伯河建设的情况。

“这可是件严肃的事情！”要到科兹洛夫去的那人对第聂伯河建设作出了自己的结论，“只是第聂伯河的水是拦不住的！”